

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

■雷晓宇 刘金汉

国防纪事

“一个士兵，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一个战士如果能从战场上凯旋归乡，应该与战死沙场的烈士共享荣光。在湖南省洞口县，就有这样一位90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。

这位老人叫尹华钦，1930年出生于洞口县山门镇。全长300多公里的雪峰山脉绵延至此，呈现出一个弯刀般的弧形。站在老人的居所举目远眺，能看到连绵起伏的雪峰山，山上的白云如同积雪，自有一股静穆之气。此地可谓钟灵毓秀，被誉为两造共和的护国将军蔡锷，就是山门镇人。1935年12月，贺龙、萧克率领的红二、六军团曾经过此地。发生在这里的雪峰山会战，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，飞扬跋扈的日军从此江河日下。

在红色文化和英雄气概激荡之下，尹华钦自幼就在心底埋下了精忠报国的火种。1950年8月，刚满20岁的尹华钦响应国家号召，毅然从军，编入15军45师，任该师135团营部通信员。1952年2月，尹华钦随部队入朝作战。

在朝鲜战场，每一步都要从枪林弹雨中狭路求生。据尹华钦回忆，刚到朝鲜的第一站新义州，一下火车，就遭遇了敌机轰炸，“8架飞机，像老鹰一样在天空盘旋”。随后，更多敌机赶到，轰炸机群对地疯狂扫射，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，这群嗜血的“老鹰”才带着满嘴鲜血在夜幕中离去。

“很多士兵是第一次踏上战场，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的飞机为他们列阵举行的欢迎仪式。”不少战友还未持枪杀敌，就已牺牲在出征路上。迎面而来的炮火，让尹华钦认识到战争的残酷，但他并没有心生惧意，就此退缩，敌人的嚣张气

焰，反而激发了他的战斗决心。

机警能干的尹华钦很快得到领导器重，被调到师部警卫连，在那里，他认识了135团的黄继光。在尹华钦的记忆里，黄继光是个勇武果敢的汉子，志趣相投的两人在战场上并肩战斗，在生活中也常有来往。

随着战事加剧，警卫连也被派遣到一线阵地，“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没有官兵之分，不管营长、连长，都是战斗员，大家都拼了命地往前冲。”尹华钦说，在冲锋陷阵的路上，大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在上甘岭一场战斗中，被一块弹片击中腿部，英勇负伤的尹华钦只能回国疗养。3个月，后，伤愈的尹华钦主动请战，重返朝鲜。

当时，部队准备给尹华钦评二等伤残，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想继续上战场杀敌。”老人一脸坚毅，“再说，我当时还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带着残疾证，怕回来找不到老婆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腼腆一笑。拒绝评残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尹华钦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微不足道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一定把战场当成了另一个故乡，只有在那里，才能像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；也只有在那片动荡的热土之下，才能找到自己的安魂之地。

战争的硝烟，如同烙印般镌刻心底，时光过去60多年，尹华钦总会梦到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。他的言语中充满对牺牲战友的缅怀和敬意，以及未能与他们共同赴死的愧疚。

在尹老的记忆里，许多战斗的具体时间、战友的名字，都已变得模糊，但是“597.9高地”一直被她深深铭记，因为他的战友、英雄黄继光就牺牲在这座高地上。1952年10月，上甘岭战役打响，作为战场最主要的阵地597.9高地，发生了惨烈的交火。正如秦基伟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的：“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

最残酷的战役……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了，草木被打光了，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。战场上空，昏天黑地，硝烟缭绕。随手抓一把沙土，就有一半是铁屑、弹壳。与此相联系的是兵员的伤亡，血肉横飞的场面司空见惯……”

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所有后勤保障部队奔赴前线，师部警卫连也就地集结，增援前线部队。尹华钦所在部队的支援目标正好是黄继光部队主攻的597.9高地。在跟进支援过程中，尹华钦目睹了黄继光壮烈牺牲的经过，“当时6连打得就剩下几个人了，黄继光为了掩护我们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就冲上去了。子弹打光了，手雷扔完了，他就拿身体扑向敌人的枪眼。”回想起当时的一幕，老人眼里噙满泪水。

在这场战役中，志愿军重新夺回战略要地，尹华钦也因作战勇猛荣立三等功一次，但英雄黄继光倒在了冲锋路上。1953年2月，为了安抚英灵，部队首长决定派人将已经安葬的黄继光遗体护送回国。因为一线作战部队难以抽调，而警卫连人员相对充裕，尹华钦和战友一行5人组成的分队，有幸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

“我们坐在列车专设的一节车厢里，因为保存条件有限，英雄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了。”老人陷入悲伤的回忆之中，“原计划将黄继光的遗体护送到四川省中江县，但是，一则担心遗体受损，二则担心英雄的母亲睹物伤怀。经请示上级同意，又改道将烈士遗体护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”将烈士遗体交付给陵园管理方的第二天，尹华钦就踏上了返程的列车，回到战场。

1953年7月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军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当时23岁、英姿焕发的尹华钦带着荣光凯旋。次年，他被安排到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任武装部长。1962年，尹华钦调任湖南省洞口县花古乡武装部长，在异国他乡辗转10

余年的他终于回到故乡。1965年，尹华钦又被委以重任，调至林业局任罗溪杉楠基地总站站长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一干就是近20年。其间，他扎根大山，带领工作人员和当地村民，植树造林10万余亩。多年以后，过去的荒山变成了一片郁郁的树林。老人说，这是他回乡后干的引以为傲的第一件大事。

他引以为傲的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984年到1992年。光荣退休后的8年间，尹华钦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所有积蓄，建立洞口县第一座光荣院，由他担任院长，带着40余号人，赡养那些老无所依的抗战老兵。

1992年，62岁的尹华钦回到农村老家。他在老家一直没闲着，整天忙于农事。2020年9月23日，当我们采访摄制组一行人赶到他家的时候，尹老正满脚泥土从田地里忙活回来。老人已到颐养天年的年龄，完全不需要这么操劳，但他还是不听子女的劝阻，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精心打理着家里的几亩田地 and 一片山林。

“家里每年都会收获一两千斤农作物，去年产出的大豆还卖了600元钱，都是两位老人辛勤劳动所得。几年前，他还自掏腰包修了一条村道。”在县里统战部任职的长子尹祝和既欣慰又无奈地说道，“每次叫他们好好安享晚年，就是不肯听，说是一天不干活就浑身没劲。不过只要身体好，就随他吧。”屋前的晒谷坪里，堆满玉米、大豆、花生等农产品。屋后山上那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则是尹华钦70多岁后陆陆续续种下的。

我们问老人为什么整天这么操劳，他说：“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一心为民。我会一直干到停止呼吸。”在他看来，故乡是另一个战场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会奋斗不止。

不落征帆——他的一生都在征战！

生活的课本

——重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、魏巍长篇小说《东方》

■胡世宗

像举着一杯酿造多年的美酒，不住地品味，一口接着一口；像走进一座香气弥漫的花房，缓缓挪步，一盆挨一盆细嗅……三大本一千页的《东方》呵，如千里云霞在日出处飘游；呵，多么深刻的心灵冲击！呵，多么美好的艺术享受！诗的意境，戏剧的结构，散文的语言，电影的镜头……艺术的技巧是那么和谐、纯熟，生活的气息又是那么强烈、浓厚！

在大学中文系那红色的高楼，师生们乐于潜心地把它研究；在每个家庭的收音机旁，老人孩子听了也赞不绝口。多少英雄呵挺身而立，他们一个个全都有血有肉！只要你同他们打过照面，就不能不分担他们的欣喜和哀愁！好比那奔腾万里的河流，有时也会经过狭小的山沟；好比那广阔无垠的大海，有时也漂浮一点碎屑和污垢……英雄是活生生的人哪，岂能如同一根放倒的木头？！他们尽管有难免的过错，读者依然对他们爱之不够！

他们不愧为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他们为人民而生活、战斗，即使打断了一条腿，也要在革命的大道上奔走！他们的感情似乎十分单纯，实际上他们的感情最为富有！他们是在人类感情的最高峰，俯瞰地球呵，环视宇宙！他们把生命看得很重、很重，当他们看到尚未全歼吃人的野兽；他们又把生命看得很轻、很轻，当人民的利益需要的时候！

这真是生活的课本呵，甚至只要自修，不必面授！它使我们见识那烽火的前线，不仅有英雄，也有小丑！为了卑鄙地征服“爱情”，甚至对同志狠下毒手；为了逃出炮火连天的战场，竟偷偷用枪口对准自己的肩头……

杨雪是多么好的姑娘呵，像一朵鲜艳的花儿开在枝头，她纯洁、热情、勇敢、美丽，青春的热血滚滚奔流……郭祥多么喜欢她，那爱情的甜汁儿一直酿在心头；面对敌机挺身拼打的人，竟不能把衷情倾心吐露！而陆希荣只具备无限的浅薄，可他动员了上下左右，为了满足可耻的私欲，他能用各种“战术”拼命追求！杨雪为朝鲜孩子献出了生命，郭祥的怀念是那样长久，回国后，他拖着残疾之身，也要把一束花献在战友坟头！陆希荣——应叫作无耻的蛀虫，杨雪从未在他心上停留，他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，此刻他早有新欢在手……郭祥是我们生活的主流，陆希荣也并非绝无仅有！有的人一生都奋发向上，有的人却甘愿灵魂枯朽！

这是一部形象的历史文献呵，记述了当年世界的气候，“五面包围”就是一个缩影，中朝人民面临严重的关头。然而，正义的战争必定胜利，这金铸的真理万世不锈！任何强盗的猖獗都将惨败，当弱小的民族合成一个拳头！

凤凰堡村的坑头呵，金谷里的洞口，连接着敌我的态势，决定着时代的潮流！究竟谁是东方的主人？谁能在这世界上主宰春秋？不是那貌似强大的霸权者，而是人民，是这历史的火车头！

我把《东方》捧在手中，好像端一大杯醇香的美酒；我一行行、一页页地细读呵，就如同在芬芳的花房里行走……浪花是怎样改变礁石？请去询问那低飞的海鸥……当我捲卷凝神《东方》的封面，一首诗海鸥一般飞出我的胸口！

文化视界

城子山，一座英雄的山，一座悲壮的山，坐落在辽北小城西丰城南32公里处。

1936年8月，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兼政委杨靖宇率领下，以城子山为中心，开辟抗日根据地，燃起武装抗日的烽火。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指挥下，击毙冈田中佐、坂本少佐及士兵共13人，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。王仁斋师长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，活捉奉天测量局日本高官村上博，使敌人惊恐不已。日军调集重兵对三师进行围剿，抗联官兵惨遭血腥镇压，沟沟抗联战士血，山山抗联英烈魂。山高路险，林深树密的城子山，成为三师将士抗击顽寇、休养生息的主阵地。

为躲避日寇追杀，抗联三师在密林中挖地为房，搭木作床，与天地山川融为一体。一座座地窖子，向下挖出几十厘米，顶上盖着树枝野草。日军为了断绝抗联的物资供应，对游击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，对资助抗联的群众一律枪杀。

《西丰县志》中记载，1938年，日军在西丰全县实行“归屯并户”，把分散居住在山沟里的农户归到“部落”，在周围挖壕沟、砌高墙，设岗巡逻，群众出入要挂号，同时把民众的口粮强制收缴，仅配给两三天粮食。这使抗联三师处于无房可住、无衣可穿、无粮可吃的绝境之中。

“天大的房，地大的炕；火是生命，森林是家乡；野菜野兽是食粮。”抗联三师生活在原始森林中，只能靠野菜、树皮、草根充饥，饿得不行就把衣服里的棉絮撕出来，和雪揉成一团硬吞下去。一名幸存的抗联战士回忆：“被围困的时候，一根萝卜坚持一个礼拜。”

“雪里吃，冰上眠，树皮草根当干粮；不怕苦，不怕难，抗联战斗在高山山。”三师的勇士们身处饥寒交迫之中，却怀抱“夺回我河山”的壮志豪情，4名师领导全部为国捐躯，在白山黑水间写下悲壮的史诗，用生命支撑起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脊梁。

在城子山抗日根据地，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。其间，日军曾出动1万余人进行“五县会剿”，见人杀人，见屋烧屋，尸山血海，惨不忍睹。西丰县退休教师张直卿回忆说，一天在教室里正给学生上课，看见日本人武岛正在毒打一个当地青年。两声枪响后，武岛用手托着一个血淋淋的纸包，“拿这颗心去做菜吃，吃了人心，可以壮胆，能多杀中国人。”

在密营深处，一棵椴树和一棵柞树生长在一起，树根紧密相连，树干融为一体。当地人称之为“夫妻树”，我却愿叫它“军民树”。三师注重依靠人民，团结群众。各连排都设有宣传干事，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发动群众一致抗日。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，为三师送给养、救伤员、传消息。以



『登高英雄』杨连第（油画）

李自刚作

兵气销为日月光

■张卫平

“金山好”为首的一些土匪，改编为“抗日军”，受三师直接领导。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一些贪生怕死者、贪图享乐者成为置抗联于死地的毒瘤。

1938年6月29日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率所部115人叛国投敌，组成“程斌挺进队”，将抗联部队逼入绝境。杨靖宇决定将抗联第一军、第二军统一改编，实行分区作战。1938年11月，三师离开城子山去金川县与军部会师。三师成立时有1000多人，在日军的屡次围剿和残忍屠杀下，撤出城子山时尚不足百人。

烈士的鲜血浸染了他们倒下的土地。每到秋季，漫山遍野的枫叶红透，如火焰在燃烧，似红旗在飘舞。

今天的城子山，山奇水澈，峰青峦秀，已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景点。登上城子山主峰，极目远眺，山相抱，水相连，一派祥和安宁景象。

当年，杨靖宇将军反问劝他投降的赵廷喜：“老乡，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，还有中国吗？”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拷问，今天听来，依然如黄钟大吕，振聋发聩。如都像赵廷喜之流“我看还是投降吧，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”，哪里还会有今日之中国？

“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”今日之中国，已在风雨洗礼中脱胎换骨；苦难的岁月，将永远停留在记忆之中。英雄不曾远去，奋斗自有来人。

点亮窑洞的希望之光

■白建国

“种麦不如种黑豆，念书不如学吹手。”这是我们陕北人固有的传统观念。因为种黑豆经济价值高于麦子，学吹喇叭比读书来钱快。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我读初中那会儿，乡亲们还不愿意把钱花在供子女上学上，而是相互攀比谁家的窑洞修得气派、谁家的房子盖得漂亮。

我们家兄弟3人，姐姐考上大学时，我和弟弟正上高中和初中。当时家里虽然不宽裕，但父母还是省吃俭用新建了7孔窑洞。父母的心思我知道，在他们心里，我和弟弟成家立业、娶妻生子，远比供我们上学重要。我和弟弟也不戳穿这层窗户纸，而是以发愤读书的行动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，实现我们的抱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7年，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延安大学，弟弟也在2000年考上西南师范大学。

我们家几年里先后出了3个大学生，一时在家乡引起轰动，还被说书人写进戏文里到处传唱。父母也感到脸上有光，走在人前胸脯都挺高了。高兴之余，父母又犯愁了，因为要供我和弟弟上大学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再说为供姐姐读大学，家里新修窑洞，还欠着人家的钱呢！好在父亲在村上当

一瓣心香